

庄 园

1996 年卷 · 小说

王 彪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庄 园

王
彪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王彪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品取材于各自不同的角度,内容涉猎极其广泛。小说通过曲折的故事,把个人的某种潜在欲望借主人公的命运经历表达出来,写作手法新颖独特。

庄 园

王 彪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75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75—X/I·2210

定价:12.50元

顾 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初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胡毅强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朱晓岭

总 序

袁 鹰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灵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王彪的写作机缘

——序

朱向前

王彪是六十年代初期出生，九十年代初期出道的新锐小说家。短短几年以来，他已发表了数十万字具有鲜明个性和强烈原创性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比他年长几岁、十数年来一直尾随着文学浪潮踉跄行进的行当中人，我在阅读王彪小说的过程中，时不时生出一种复杂的感慨：作为“晚生代”的小说家，王彪在九十年代开始他的文学写作，这是他的幸运呢，还是他的不幸？

在世俗的功利的意义上看，现今的文学和作家都早已经不怎么吃香了。金钱的诱惑、物欲的释放、感官刺激强度的增级、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覆盖，都使纯文学节节败退，不断地走向边缘化。灵魂的倾诉，想象的自由翱翔，愈来愈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书写。无人喝彩的出演是当下多数作家最常见的尴尬与困境。王彪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他缺乏高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他甚至还没有被某些评论家纳入目前最活跃的所谓“晚生代”的基本阵容予以关照。这就是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奈。设若前推十年，以王彪的才华和实绩，也许早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他“晚生”了十年，而且还来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或者说是他的“不幸”？

然而，换一角度，从文学的本质意义上看，王彪在九十年代的写作又是恰逢其时的。正是商品经济的极度活跃和人的物化欲望的充分展示，才使得精神失落、理想萎缩成为了普遍现实，坚守或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或心灵避难所成为了真正的作家无可推诿的责任。换言之，对于现实的挑战和回应，使王彪的写作定位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就穿越了社会批判、政治反思以及文化寻根等诸如此类的非文学的屏障，一下子就抵达了文学的本质，直接面对物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景况和精神存在的巨大困惑而进行叩问和探寻，以敏锐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审美心理进入和表达人类的本体痛苦，并且认为，“它们是赤裸的，也是原生而无法遮掩和驱除的。……对人的本体进入愈深，触摸到的伤痛就愈大，除了无奈和悲悯，我毫无办法。”（王彪：《伤痛与拯救》）在《哀歌》这样的作品中，王彪直面人类的精神苦难并企图给以慰藉或拯救，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和人文操守。事实表明，王彪在九十年代选择了写作，也就选择了一种精神生存方式，它出自内心深处一种非功利性的生活愿望，更传达出了作家一种敢于逆世俗潮流而动的良知和勇气。它在精神上的前卫性，保证了作品的纯粹性和作家的艺术品位。这或许又可以解释为是时代对于王彪的成全或选择。

至此，我们不妨认为，作为九十年代的小说家的王彪是幸运的。

王彪的幸运，还不仅仅表现为对文学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坚定把握方面，同时它还表现在对小说形式的借鉴和学习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在域外与本

土、在西洋与拉美，在民族性与世界化等诸多两难选择面前进行过种种移植、摹仿、试验和探索，留下了众多成功的或不怎么成功的小说范式。这些文本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王彪写作最可靠的参照和最坚实的出发点。也即是说，他的前行者为他提供了经验教训，从而使他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捷径。当然，我的这种判断并非妄言，有王彪的作品足资印证。收入本集中的五部中篇几乎是一部一个样式——譬如《乡村教育》朴素绵密的写实风格，《哀歌》对线性叙述的颠覆，《残红》对现实主义的承传，《历史叙述》在浓郁的传奇色彩中发散着对既成历史观强烈的解构意识……这远不是王彪作品的全部，但即便如此，也依稀可从中见出近年中国小说的变迁。学习各种范式而又拒绝拘泥于某家某派，兼收并蓄而又不等同于追波逐流。在丰富中博取，在精约中提升，这正是九十年代新锐小说家的得天独厚之所在。

最后，我的看法是，作为晚生代的小说家，王彪是幸运的，而且是大有希望的。

1996年7月13日深夜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目 录

序	朱向前(1)
乡村教育	(1)
残红	(49)
哀歌	(102)
历史叙述	(152)
庄园	(196)
责编缀语	(252)

乡村教育

何志文挑着铺盖走进乡中心小学大门，正碰上下课。一个像竹竿一样瘦长的男人拿着一只手摇铃，沿着教室外面的石板小路，慢慢走过来，他的模样如同手捏拨郎鼓走乡串户的货郎。铃声叮叮当当从他屁股后面响彻了校园。随着铃声，教室的门接二连三打开，几群学生涌到路口。他们站在空地上嬉闹，嗡嗡营营的声音恍若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

何志文挤开熙熙攘攘的人流往里走。校园一角，一棵高大的野柚子树下，有个学生踮着脚尖，攀着柚子树的枝条，枝上几个零星的大柚子已经泛黄，在学生的攀动下左右摇晃，散发出一阵清香。何志文在学生跟前停了一停，他说：“请问，校长室在哪儿？”

学生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摇着头，“我们这里没校长室。”

何志文说：“那么校长呢？他在哪？”

学生已经跑开，他擤着鼻涕，仰着脸蛋生涩地盯住何志文的铺盖。何志文又问了一句，学生在远处指摇铃的男人走进去的方向，朝他嘻嘻笑了一声。

顺着学生的指点，何志文在一排平房的拐角找到中心

小学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几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凑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个是刚才摇铃的瘦高男人。见何志文进来，都问他：“你找谁？”

何志文说：“我是来报到的。”

瘦高男人接过何志文递来的介绍信，匆匆瞄了一眼，满脸不高兴。“你怎么才来？学校都开学好几天了。”

何志文的脸红了一红，不知说什么好。他的这份民办教师的差使，还是找了不少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乡里分管教育的张副乡长本来已把名额留给了他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他亲戚另找了工作，让何志文顶了个缺，他爹为此卖了家中一头正上膘的大肥猪。尽管如此，何志文直到前一天才好不容易办妥手续。

瘦高男人拍着介绍信，气呼呼发着牢骚：“又是乡里这帮人搞的鬼，再这么弄，这学校不如关门。”

边上一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小伙子插嘴说：“就是嘛，说是管教育，其实是口袋里掐着人，哪一回不是要够了人家东西，才肯安排。”

何志文听着他们毫无顾忌的谈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挑起铺盖，说：“我去找校长吧。”

瘦高男人突然咯咯笑起来，他握住何志文的手，说：“不用找了，我就是校长。”

几个教师也笑起来，何志文吃惊地瞪大眼睛。瘦高男人止住笑，说：“我姓李，木子李，你就叫我李老师好了。”

何志文垂下头，他瞅着自己的脚尖，讷讷叫了声：“李校长。”

李校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来了正好，我们就缺一个

老师。我向乡里说了好多次了，这些狗日的不知打什么鬼主意。”

李校长看着何志文的尴尬相，又友好地补充了句：“我不是说你。”

李校长把边上的老师一一介绍给何志文，末了，他指指一个30余岁的中年妇女，说：“这是姚老师，她也是我们校的会计，你生活上有什么事，找她好了。”

姚老师就朝何志文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李校长拿起小摇铃，又说：“姚老师，你领何老师去寝室吧，先帮他住下。”

说完，李校长朝何志文点点头，走出办公室。随着他竹竿一样晃晃荡荡的背影，门外立刻响起清脆的上课铃声。

何志文的寝室离办公室不远，是一座二层小楼，外形破旧不堪。姚老师帮着何志文把铺盖提出办公室，何志文的铺盖沉得要命，姚老师提了几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何志文说：“我自己来吧。”

姚老师笑笑，却没松手。她说：“这么重，里面都是书吧？”

何志文说是。从家里出来时，何志文把高考用过的书全打进铺盖，他计划着一边教书一边复习。高中毕业后，他已连着两次落榜了。何志文怕姚老师会再问下去，便有意往边上别了别脸。但姚老师什么也没说。

打开寝室的门，里面传出一股浓重的霉味，一群老鼠在墙角落四处乱窜。房里的光线非常暗，看上去像是长久没有人住过了。何志文站了一会，等眼睛慢慢适应房间的黑暗，他发觉小小的房内已经铺着一床铺盖。

姚老师说：“这是茅老师的，你跟他住一个寝室。”

何志文哦了一声，动手将自己的铺盖放在另一张空床上。

姚老师抱歉地说：“没办法，我们这里没房子，你先挤一挤吧。”

从姚老师的嘴里，何志文得知跟他同住的老师叫茅伟，就是刚才在办公室见过的那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

一只老鼠旁若无人地从墙洞钻出，睁着双滚圆的眼珠，好奇地打量着何志文。姚老师跺跺脚，老鼠转身一溜烟跑走了。过了片刻，它又探头探脑爬过来，嘴里吱吱唧唧发出示威的叫声。姚老师苦笑着对何志文说：“看看，这鬼东西连人也不怕了。”

何志文忙说：“没关系的，能住下就行。”

姚老师无可奈何地叹着气，脸上的表情一下子阴下来。“这房子怕迟早会塌掉的。”

何志文抬头瞅了瞅天花板，他说：“楼上会好些吧？”

姚老师突然骂了句粗话，说：“好个屁！楼下是老鼠窝，楼上是鸟窝，夏天里满床都是鸟屎，窗子都关不住。”

从姚老师的话音里，何志文猜想姚老师就住在楼上，便跟着姚老师附和了两声。姚老师起身帮何志文铺棉被，何志文想拦住姚老师，姚老师不由分说推开他，她热情地说：“这种事还是我们女人家在行，你就坐着吧。”

何志文的棉被又破又旧，被里子是已经泛黄的土制粗布，上面打满乱七八糟的补丁，他怕姚老师见了会笑他，脸上不由红了一红。姚老师却没在意，她只是轻轻叫了声：“何老师，你还带这么多书啊？”

何志文那条硬梆梆的棉絮里面，鼓鼓囊囊全是一捆一捆的书。姚老师拿起本书瞟了一眼，何志文听见姚老师吃吃笑起来。

何志文抬起脸，姚老师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正对着他。她忽然说：“何老师，你不会在这里呆久的。”

何志文说：“为什么？”

姚老师哗啦哗啦翻着书，意味深长地冲何志文微微一笑。接着她转身走出房间，说：“你好好歇一会，我该去上课了。”

第二天一早，何志文开始正式上班。他教一班的语文、算术，外加低年级两个班的体育课。从李校长那儿接过课程表，何志文犹豫了片刻，他没想到李校长会给他安排体育课。读高中的时候，何志文的体育成绩极差，好几次都是勉强及格，他到现在都弄不清一些基本的动作要领，何况体育课又没教材。何志文搔着头皮，为难地望着李校长。李校长却没领会他的意思，他对何志文说：“体育课嘛，让他们跑跑步、踢踢球得了，要什么教材？”

何志文说：“我怕误人子弟。”

李校长认真地瞪了何志文一眼，说：“这样吧，你先教一段时间再说。”何志文不好再说下去，李校长无精打采地摇摇头，又说：“这里不比城市，能开满课已经不错，你慢慢会习惯的。”

听了李校长的话，何志文心里踏实不少，但临到上课，他马上又不知所措。学生排着队伍站在操场上，仰起一片漆黑的眼珠子盯住他。何志文吹响哨子，他的哨音是那么生